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三八・集部・別集類

涇野先生文集三十八卷（卷十二至卷三十八）〔明〕呂楠撰……………一

改亭存稿十卷 改亭續稿六卷 〔明〕方鳳撰……………二八五

愧瘖集二十一卷（卷一至卷十）〔明〕林大輅撰……………四八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十二

贈夏仁甫還山序

世跡崎嶇蛇退鬼愁唯逆觀者幾如也涇野不言世跡

涇州夏子仁甫仕為南戶部郎中二年適考察之期仁甫乃以疑似之事為人簣鼓流于執事者之口遂得冠帶解職去諸與仁甫遊者甚惜焉曰仁甫守身如此其庶也居家如此其慎也臨政如此其明也接人如此其恭也盖有古壯士之風焉乃不幸遇萋菲之讒媒孽其短遂離魚網之設使為善者沮不亦可惜乎涇野子曰市之無虎衆所知也然一人曰市有虎不信也二人曰市有虎不信也至三人曰市有虎雖智士亦為之色變矣曾參之不殺人衆所保也一傳曰參殺人不信也再傳曰參殺人不信也至三傳曰參殺人雖慈母亦為之投杼矣故成宜陽之功者誇書盈篋而不顧致長平之敗者憂在于去頗而用括也雖然此猶以其在他人者言之耳若在仁甫何計于是哉不見董仲舒乎勵志下惟非禮不行漢之醇儒也進不得為卿士乃以江都相致仕而去惟董子

涇野先生文集卷十二

學益不懈動師孔子著繁露玉杯諸書發明春秋以大有功于斯道於是後人追崇其學至擬諸孟子當時身都卿相者不與焉故君子以謀道為重謀祿為輕以得學為人得官為小然則今日之事雖去仁甫之官固未能去仁甫之道則仁甫之歸也豈肯以去其官而併去其道乎如仁甫之不去其道則所謂對天地質鬼神合日月貫金石並山河以永者皆在于是又何賴于一官哉他日仁甫聞之請益焉曰世固有以仕為勤者矣勞勞于簿書會計之間日不暇給由君子觀之非勤也世固有以隱為逸者矣優優于詩酒登臨之際冠不思整由君子觀之非逸也蓋前此之勤非行義以達道後此之逸非隱居以求志故耳仁甫之歸也涪水之濱豈無文人乎豈無儕友乎豈無俊髦乎慈惠端慤之行成雖丈人瞻式矣忠信切慤之行成雖儕友做法矣謙恭孝弟之行成雖俊髦承師矣近可以訓一鄉遠可以業天下然則仁甫之往又何賴于一官哉

涇野先生文集卷十二

贈正齋蕭君序

昔予在太學聞蕭君正齋者名醫也。正齋者蕭昂別號也。士大夫論醫及索藥必曰蕭正齋。今年夏吾友崔子鍾病予視之已言亂矣。乃東請正齋。正齋他出比來予又不在此。故正齋藥不用。乃用他醫藥不效。病且晉三日而後用正齋也。病已危卒愈。惟時子鍾以翰林編修改南京驗封主事。匆匆欲行乃托予代言贈正齋。予遂告之曰。不知人病而醫者為庸醫。知病而出異眩巧醫者為亂醫。講不同信行其我者為無權醫。病可即瘳。故俟其沉而後救之者為桀醫。執一方以治諸病者為細醫。更症而後醫者為無能醫。觀病弗詳遽爾是之療之者為輕醫。庸醫者不智。亂醫者死。無權醫者不行。桀醫者不仁。細醫者小醫也。無能醫者不能為醫也。輕醫者多。數醫皆足以殺人。故君子不道也。周官有醫師統于太宰。而食醫疾醫瘍醫皆屬焉。法以十全為上。十失四為下。然則十全之醫其國醫乎。殺人醫者予信正齋免矣。國醫正齋不可不至也。

積德之什序

溫野為溫公集序檢其琳瑯什此積德什激切動人讀之神殊豈非千古相知名重如出右乎

積德之什者贈菲泉司馬邦柱祭其先溫國文正公還京之作也。菲泉溫公之十五世孫。宋南渡時其遠祖侍郎及舉家自夏縣遷浙之山陰。自是不歸。夏者十世矣。于是北人以司馬氏為無後。南人以山陰氏為失祖。菲泉子弁髦讀書即悵然曰。吾家涑水之舊。復甸之豪。而晉宗室司馬孚之胤也。至吾祖溫公直道殊勲。冠絕宋代。乃吾積滯江邊。不能一還。反不若異姓者之歸。賜張謙何耶。此其痛心裂骨。蓋二三十年矣。既舉進士。仕刑部。則曰。相謁祖有日矣。遷夏有期矣。至是果求便差。日夜馳詣夏縣。遂獲舉。丁亥元日之祭。往年巡按內濱。初公營新溫公之祠。謀遷司馬之後。勞勩萬狀。備聞之以為菲泉子旦夕來也。不意今始至乎。越明日而菲泉來。容貌古樸。心神開朗。一握手間。忘形骸。出肺腑。契如金蘭。戚若骨肉。初公查獲水田百畝。籍之官版。以為祭需。俟司馬氏後至而歸之。菲泉子曰。相豈為此田來哉。予嘆曰。果若古語。非聖賢子孫安有此言。司馬其中與乎。于是兩涯公夜譙諸水漿堂。日譙諸海光樓。極談笑三。

汪野先生文集

卷十一

三

汪野先生文集

卷十一

四

讀之場然

夕以為復見小司馬矣又明日子譙諸觀德室酒半北登尊經閣是日山川濛濛雨雪霏霏四啟軒窓縱覽烟霞西望虞坂東眺巫山前指鳴條俯臨離海南涯公曰此非非泉之高堠里家邪夫其千里馳驅百年懷思尊祖敬宗不啻卜子所謂大夫及學士者矣斯行也不可無言以贈又明日南眺諸河東書院燭跋矣子請名題焉南涯公曰今夫司馬氏之散處江南者于其溫公乃無一能念之者即有念者乃無一能至之者即有至者乃無一能肖之如吾非泉子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二

五

者斯題也名曰象賢非泉子曰相無微子之材而先人不敢比殷湯子又請題曰光裕非泉子曰此復犯先諱矣是時非泉携有元日祝辭中具溫公常言曰積德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子曰卷其以積德言乎然若冥冥中無德之積安能使十四五世之雲仍如吾非泉者至是乎若子孫計不長久安能使四五百百年之墟墓如吾溫公者至今乎始與溫公之政讐者安石也繼世以與溫公之道讐者惇卞檜輩也聞其令子孫有改譜系易宗派如古別族于大史

有諷詠

漁石之篇序

之輔果者矣天人不遠古今如鏡可于司馬氏及四氏者驗也且夫溫公道未盡行而殂以其世之非辰也非泉學方滋茂而顯當其時之正清也吾知凡溫公之厄畜于宋代者將俾非泉畢發之于今矣不然方起大名之夕夢公授袖中簡者何也

漁石者今陝西提學憲副唐公虞佐之別號也夫公舉進士幾二十年其材德道義在諸同年之右諸同年或位中丞或位卿寺或晉二司之正年少者已數十人矣而漁石子一憲副白首而不遷公陞陝西在正德十六年其風彩勲名在諸二司之前諸二司或三年而陞或二年而陞或一年而陞同時者已盡其人矣而漁石子一提學六年而不轉漁石子曰遲速之分固不必較去就之節亦所當明若乃秋水澄江冥鴻在空瀑布懸崖山深水古時則倚據石磯垂竿長流烹鮮酌醇飛塵不染乃龍夙昔之所愛也子其從吾所好乎呂子夕以為然龍朝拂衣馬呂子朝以為然龍夕拂衣馬惟義所在非位之顧也呂子曰漁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二

六

洪鐘巨聲自別而意到語人朴雅唐人筆

宮林境

淫野先生文集

卷十二

七

石子之輕去就也如此其壯哉。夫漁石子為御史時力剔姦宦痛黜時弊。李論雲南之巨惡也。一剪而滇鄙底靖。崔和江西之積害也。一劾而江越奠安。直聲振于朝野。風紀揚于華夷。若乃近在陝西。忠誠格髦士之志。文武煥關隴之光。惟當道之數忤。故宦途之久稽耳。嗟乎。速化之術。人豈不知。古固有一言取相者矣。今豈然之乎。守素之滯。人豈不知。古固有十年不調者矣。今豈非之乎。若乃以行道而言。則州判不及提學明矣。然且由馬忘其東林之為樹也。以養

莊浪篇有序

諸款鑒
將能體

淫野先生文集

卷十二

八

莊浪篇申贈南庄喬子也。恒齋子見知于南庄子。南庄子有莊浪之行。恒齋子問于涇野子。涇野子為作莊浪篇。云問莊浪卒曰。夫卒也。既遠酒泉。亦遯西寧。孤處黃河之外。無所附依。備東則白羊石板不守。備西則鹹水大沙無具。苦灣紅城以為朝暮。武勝老稚而作比鄰。肩勞而腹不宿飽。執爰而肘不抗扎。蓋三邊之苦卒也。故君子常綏之。如子弟焉。問莊浪馬曰。夫馬多以茶易之。番人以給衛卒者也。其寺苑閑廐之馬。至者則鮮焉。卒得其壯者。且或羸矣。得其羸者。豈能以有馬哉。卒不能以有馬而責馬於卒。并其卒亦失之矣。是故戰無遁虎之壯。追無飛翰之疾。浪有班布之祛。是歸罪于泥淖之陷也。問莊浪衣糧曰。豈惟莊浪凡三邊之遠。皆關陝八府之民所供饋者也。故自潼關以西。未秋則男舂粟曰。將以食邊也。未寒則女織布曰。將以衣邊也。然粟至而卒或無斗釜之入。布至而卒或無尋丈之惠。豈率國公以先扣緣役。以預奪矣。于是卒不能自存。離位取裝于其籍。裝即而返伍。則又次第以賂上官。其營屋猶然懸磬四

行之賊
司盡心
稽之獨
莊浪哉

壁立也。故雖以全陝之力。不能給三邊之費矣。乃不
免招商於下。取幣于內。如是而猶或不足。于是寒餒
之士。關弓而起。如近日寧夏大同之手刃將領者。已
數數也。彼且不誘。虜卒矣。又安望其禦邊哉。夫三代
以上。且未能引論。即漢初鮮衣推食與士卒同辛苦。
晁錯所論。輸粟塞下者。豈有是哉。問莊浪芻菽曰。馬
春夏牧青。秋冬食枯。菽則臃馬者也。故芻取于廩者。
計馬有數。菽取于廩者。計馬有量。故馬或春夏食枯。
有奪其青者也。或秋冬食木。有奪其枯者也。或日夜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二

九

種穀篇序

虛齋子將有少祭之行。涇野子告之曰。子之廣東也。
其務種穀乎。曰。吾職在督糧。爾曰。穀不種。何以得糧。

此文聖之

孫沫曰
天下得
賢監司
不患無
信同功
一體者我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二

十

則何以種之。曰。子其墾田乎。其行水乎。其時使於民
乎。曰。斯三者各有司存。益非吾職也。曰。田不墾。則穀
荒。水不行。則穀稿。使之不以其時。則穀不實。乃徒較
數歲之中。取盈焉。則為子之厲廣民也。曰。是皆守令
者之事。雖欲為之。不可得而兼矣。曰。今豈必使子親
負耒耜而後耕乎。豈必使子手開川瀆而後水乎。夫
監司與守令。異事者。後世之弊也。守令與監司。同德
者。先王之道也。程子曰。今之監司。專欲伺察守令。專
欲蒙蔽。故民多病於戲。此於他人。且不可告。而謂吾
子為之乎。子之行郡縣也。見田野闢。塘堰治。詞訟簡。
民有餘力。則曰。是良有司也。親召其人而禮之。而勸
之。曰。吾以爾為最也。則夫糧也。取之斗。則有斗。取之
石。則有石。不煩楚而國用足矣。子之行郡縣也。見
田野不開。圩巷不治。訟爭多。民無遺力。而簿書奔走
之。惟勤。則亦曰。是良有司也。親見其人。而不之戒。曰。
吾姑宥爾。取之升。不能以畝出。取之秉。不能以丘出。
雖墾而穀不種矣。是故總經。奉結之。入皆盡力。滿
漚者之為也。鮮食艱食之。奏皆既。播種者之為也。

然此皆及弘齋陸子講之觀音巖下語已錄具畧于遊燕子磯記而此又詳之曰種穀篇云

坦菴先生序

同年方豪曰往年豪父母來自開化衝寒冒暑水宿星行皇皇焉眊豪于京邸年且耆艾任此幸楚谷亭聞決綽斷舟覆反及乎不免與言及此竟飛薨薨官何為者哉豪方獲奉歡膝下以狗薄祿而父重念先隴乃及春初整駕南歸以豪故又踟躕不能以決行也且豪父善事先公諸父咸睦又善處鄉閭鴉金之

汪野先生文集

卷十二

十一

忠孝同
條而共
賢故純
據亦豪
傑為之
至今未
息嘆焉
此篇為
坦菴道
足訓天下
萬世為人
臣子者

叟朱嚴之牧罔有不說豪每念及此悔責不肖無地夫豪有其身不能養其父有其官不能安其父思皇其德不能繼其父豪何以為子哉淫野呂柟曰父母于子之心愛之欲其成也成之欲其至也至之欲其仁也子能思父母之遺體則必能詳聽以不賊其耳審視以不賊其目修辭以不賊其口慎動以不賊其形若是而曰不能養其父吾不信也子能忠父母之不安則必能勉其于日皇皇于夕博通乎古精通乎今無懈于思身無惰于行若是而曰不能安其父

吾不信也子能思父母之事親則必能移于事君載其職不辭其煩執其公不營其利當其危不渝其常為時良顯光昭先世爾矣子能思父母之處鄉則必能移于處民有貨而不殖有德而不私不長民之奸害民之弱下樂而上安矣豪曰然乃持以告坦菴先生坦菴先生曰夫若是吾去復何慮乃歌曰白鰕之地其魚尾尾薄言縉之以羞祖妣金錢之山干焉考槃有花郁郁有泉淅淅

約齋序

汪野先生文集

卷十二

十二

語不盈
尺幅且
為學者
標的且
故孔門
鍵餘也
劉君未
易言也

莆田劉子少功以約名齋蓋取夫子以約鮮失之意夫約要也又儉也大抵對傳而言有所會歸也今天絲千緡萬縷甚無頭緒也有所約焉則各順其理而不亂以為錦綺羅縠黼黻文章以飾身而華國無往不可道之千變萬化事之千條萬緒必有所主何以異諸則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七十子之從事夫子也非不皆習聞其說也然或以辯失或以藝文或以勇淺或以名蔽惟顏氏魯氏獨得其傳故顏子曰夫子約我以禮曾子克唯一貫而孟子謂其能

守約也。然則居是齋者其有志於學顏魯而上求孔子之道者乎。少功誠如是也。予願振衣捫齋以示我於入室焉。

學獨樂園序

學獨樂園者何。曲沃李季和為南京後軍都督恒齋馬公天錫作也。嘉靖五年間。公以右都督鎮守薊州。密雲永平山海地方。嘗奏薦陸尚書豐學士等官。忤旨革任。着南京後府帶俸閑住。乃卜居徐氏東園。不攜室家。杜門謝客。孤處五載。則東園者其公之獨樂園乎。或曰東園之勝甲於南都。無間縉紳韋布皆獲遊樂。乃比諸司馬之獨樂園。而惟公學之。豈以心遠堂即讀書堂。一鑒亭即弄水軒。滌煩亭即種竹齋。登眺月巖即望輟輟之見山臺乎。又他人之於東園。或暫觀而不久留。惟公常居其中。隨芳飽玩。迎時飮賞。獨樂之趣。將深有所得乎。曰當公之殺流賊于裴子岩野雀窩也。劇賊崩潰。遂成狼山之績。既而殺胡虜於洪山口栢崖塘也。匈奴挫衄。遂收中路之功。既而追斬犯邊韃靼于白羊谷也。威震北狄。遂壯薊州。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一

十三

即此寄
况一節
便有尊
祖折衝
氣象直
河此大
行印

涇野先生文集

幾凡外人之望公者以為威於熊虎鎮如山嶽。遇如風雷。常比諸李廣之斬賢王。霍去病之六擊匈奴。乃今棲遲東園。焚香讀書。射隼投壺。粥粥乎隱約如經生。澹泊如處士。五年之久。不越外戶。回視前日威望漠然。若不在已。惟以日費俸錢。無以報國。為愧。軍民窮獨。不得其所。為憂。若公者。即古所謂用則龍虎。不用則屈蟠。故謂獨樂園者。非公不能學也。嘗聞公守中路。擦崖子。當胡人出沒之地。絕無城塞墩堡。民方耕牧。輒被虜掠。公曰。此不可以旦夕戍也。乃令部下具一月糧。躬親帥材官五兵。營于崖表。列陳如長蛇。鈎戟長鉞。據崖蘭石。營內砍木伐甌。百工咸作。匝月之間。城池廨舍。次第立興。凡軍士之釜甕場圃。亦皆與具。然後乃遷守禦官軍。無不樂從。至今為一壯塞。又聞戰洪山口。伏支丘山。阨隘身領。控弦白挺數十。障以盾士。伺據山側。候胡入口。二三百步。乃自驟張。引強以斷後。胡而先。胡半為伏兵所殄。餘皆緣谿澗。竄逸。群胡聞之。號哭喙遁。自是不敢牧馬往者。胡人進貢。自入苦峯口。傲橫無狀。三堂者禦之不嚴。畜之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一

十四

有是其實也

無思至使群胡擁圍以爭厚賞其三堂可於座上虜也故把兒孫嘗刺副參公之驗放也耀威以觀兵申令以示禮明法以彰信厚犒以結恩布段無不中衣牛酒無不中食於是折掃箒兒之指鞭小失台之皆群胡魚貫而行孫如膠庠他日有盜胡掠二樵夫以去公召其酋花當與之一矢不五日獲盜胡并二樵來公示之賞罰後以為常則公之學獨樂園豈亦先憂而後樂者乎雖然若使公三二人者常在陝之三邊即漢之河西五郡唐之河北三城皆可以復瓦刺

涇野先生文集

卷士

十五

飲潺湲亭子詩有序

涇野子至解之明日南江子酌之所修潺湲亭中曰斯亭建自有宋後守積廢圯置墻除東亦有觀瀾亭廢為堦砌沒矣今敘與子清秋細雨舉杯談學於此也耳聞斯聲目觀斯形恍若見先正不亦快乎涇野

滿

先生性天中有餘故胸襟皆象理何詩非心何精光到處神如秋未骨如玉氣如金風調雨滿

涇野先生文集

卷士

十六

子曰於戲天有至嚴地有至音至聲不言而化至音不語而變變化無心神出萬物傳曰物生而後有滋滋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夫道無終始物有本末生數一體也滋象一殼也生先於數者其初乎象後於滋者其有乎故天或鼓者青也石或言者妖也君子不言而信言而後信信之細矣君子不行而敬行而後敬敬之涼矣昔者禹之行水也躬導江淮河漢用滋九州乃自積石岷嶓桐栢而東北洩雍冀南溝楚越其中土定為亭室以宅萬姓斯水也過底柱析城灝瀕呂梁諸阻則有聲若循岸而行直躬而往其深不測寂乎其無言也南江子曰夫亭傍之竹在春夏亦常木也霜殞而節稜然後知其心之虛矣亭前之栢在雨露亦常木也雪零而葉清然後知其心之實矣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則此亭之外瓦礫苔莎無非告子涇野子曰栢不敏請為之詩詩曰仙澗灑來可以畜蟲懸流石磴旋折潺湲匯其深矣澄默且玄有璞斯玉有柳斯蟬南江敦此數我肆筵睇爾聽爾淠淠其淵有亭明明六扉翼揚潺湲之水效此

壺觴百穀斯茂庶民於生如竹斯筍如鼎斯鞴嗟爾先生匪獨耽賞歌矣永懷四海于平

多士贈言篇序

剞卷歷事如此使為督學諸生何如也儒者之道人廢之皆有以負其意今既數月矣敬畏如一日也尋且註選以

味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一

十七

痛切

今之教子弟引之正門可童非而白首

若勢利交結知者恨志之不早也

故執夫諸士子志於道者也道無往不在則其學無事可忽今夫斯卷也皆嘗學道之人而以事見于政者也得其精者可知其人之良矣知其疵者可知其人之陋矣諸士子於涉歷之間反求諸已豈不可以懋學而入政哉昔者樊遲問仁夫子告以執事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夫道莫大於仁孔門自顏子以下未嘗輕許然其脩為之方亦惟在執事之敬而已然則約束於規矩之中者固不可視為淺小之物別求道於高遠以失之也昔有善為車者日從事於車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二

十八

也輪行如運規輻直而不蓄輞利如割塗雖周行萬里皆指日可到矣乃又厭其藝之常也薄而不為南之荆揚以習舟事於是其心支蕩其業荒廢舟未成而車之巧亦廢矣故遇事而即學約束其心不出規矩雖大學之道亦不外是諸士子其無以陳子所教專為剞卷設也其以是質諸陳子

衢州篇

為李太守邦良作

為守若令者果要閭閻相信而南禮部精饌郎中李邦良有衢州太守之命乃偕其僚問衢州曰此地前有四守率被訟去而遂又薄

能使人
相信者
非潔白
而周詳
不能也
當官三
事曰清
慎勤此
文字字
之

弱多病奈何。涇野子曰：前四守之去，恐非皆衛人之罪也。必其心衛人多，未之知耳。邦良茲往，當使衛人皆知其心乎？知其心而民之不悅者鮮矣。又何難於衛州？邦良亦聞漢張騫之窮河源乎？西至葱嶺，山星宿海所經之地，多淳泥，古里淡巴婆羅阿哇忽魯之種，其生率數心鳥啄，非人所居也。騫往，數年未嘗有害。又聞夏大禹之導江漢乎？南至彭蠡洞庭，所遊之處，或岫嶺祝融，百陽之險，三嵎、丘廬、龍會、儲潭之阻，其幽多神姦鬼怪，非人所安也。禹往，來且八年，未逢其害，蓋騫之心，人皆知其為窮河源以通遠，非有他意也。雖虎豹犀駝皆遁避矣。禹之心，人皆知其為除水患以安人，非有異謀也。雖魑魅魍魎皆潛匿矣。若使邦良之在衛也，愛其獅橘以賂上官，朝取十筐，暮取百筥，喜其藤紙以厚私室，日取十一，月取十千，則其心誠衛人所不知。固有怒及橘藤之少，而怨及筐筥之大者矣。恐四守者之去，亦由是也。若使邦良之在衛也，見姑蔑之南，自爛柯以至于九龍浮蓋之間，凡常山江山之區，有田數千頃，此不治其塘圳者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二

十九

鞭其背。彼不脩其陂塋者，咎其膚農隙方殷之日，無或少息焉。大未之北，自崢嶸以至唐臺石門之處，凡龍遜開化之野，有桑數萬株，不浴種者，桎其足，不盆縲者，桎其手。蠶月方競之時，無或少逸焉。則見三衛之人，莫不曰：鞭笞我者，非厲我也；欲我之有食也。男歌於野矣，桎桎我者，非賊我也；欲我之有衣也。婦勤於機矣，則吾邦良之心，如白日懸天，清流在地，莫不仰其照臨而藉其潤澤，尚有一夫不知者哉。雖魯公儀、鄭子產、漢黃霸、龔遂，皆可頡頏矣。安可與前四守者論高下邪？且邦良質直好善，耽學不倦，嘗仕北禮部於法，有違亦持之，而陳子發言於我，則固已有父母斯民之本矣。此其志意風聲，衛人已先知之前云者，因邦良自孫之言而解之也。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二

二十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序十三

太學送張仲修序

弘治壬戌之冬西渠張子仲修自太學歸章德同志之士矢試以別令予為序夫敘者何敘別也叙別者何叙所以別也叙所以別者何敘會志也故古者弗會弗別也弗別弗會也會不如別弗會也別不如會弗別也昔者顏淵之會子路也子路曰願車裘與朋友共敝之而不愠顏淵曰願不伐善而施勞其別也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三

一

李路處顏淵曰過其墓式之祀則下之顏子贈曰去國哭于墓復展墓而勿哭故子路勇於義顏淵弗違仁然則吾黨何以別張子也方子鏗曰贈張子強有力秦子偉曰不如愚也趙子用寧曰博學于文斯不急馬子理曰非也曾子省諸已故外寡也田子汝耕曰母多疾于咎人崔子銑曰絕戲謹勿品人甲子林人馬子卿曰母氏劬勞亟為祿養寇子天敘曰守貧勿忘其初呂子柟曰可以別矣夫張子何以處吾黨也

此送樂府
德出祖家
石流鵬體
宜存之以
志古

侑觴之什序

送秦世觀乃翁

弘治辛亥

慎庵先生德如蘭蔚義方之訓其子式遵慕而懷作耆英社薛上才如厥子侯庸明時君子樂之作醉倚離亭張仲禮義勤渠如見其父我之子矣實惟我友作嗟我田勤腹心惟一者十八九年視其親一而已矣作憶惜馬伯兒酒在罇父馬西迈作千里東來王臣子父之情不為別離別離萬里情當若何作忍著趙惟明月在天薄照離懷作匹馬于門白子春雲夜入夢寐其子寤而哭之作瀟瀟馬雷天言念父訓三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三

二

年不聞觀公如見淚濕我衣作憶惜辛酉杓仲安宅正路未能居而由之是用大作作匪饑匪渴馬敬樹有啼鳥時戀其母殷聞於野如泣如訴如哭如語作愛日遠方有懷于古慎姣交遊作管鮑陳雷之孟望遊子之情見父若何條爾別離可但愴心作寒月照蒼趙德性嗜松韭父飽其腹化離不如于今三年竭力在何日感而零涕作樗櫟明無德不酬無善不復上帝之寵良自今始作蘆溝人志其

送南京左副都御史蕭公序

正德十有二年南京左副都御史關公卿會議於廷
太宰奏曰左副都御史內江蕭紳西蜀碩儒進士高
第初知霍丘已慣民隱歷官秋冬滋閑舊典三使臬
司兩蒞薇垣充豫秦越咸載其明德若乃巡撫於畿
甸於貴州於河南力別清濁申敷慈惠姦究用憐邇
在陝西益懋勲忠

帝若曰予聞茲卿到而寡回洞詳憲體其勅辦作南
京左副都御史典茲十有三道襄予一人用登於大
理往欽哉勅至長安三司大夫咸曰方式明公康濟

淫野先生文集

卷十三

三

西土憲車南轅觀聽奚依乃發使徵言柝乃言曰邇
嘗叨侍經幄恭親

皇上神聖天錫政宣輔相凡厥謨猷聽受弗弗治臻
於唐虞何有然思惟厥要在振紀綱夫太學士司端
太宰司衡諸卿百工司分若乃上列迪逆中割邪正
下詰姦慝褒字淳良紀綱斯作實惟在此二臺夫恭
則不侮貞則人信之中則寡議毅則往無所禦厚則
戮力者衆哲則難罔信則罔撓夫周旋循理之謂恭
不貳其操之謂貞舉措無固之謂信見義如欲之謂

李霍程
旗離翰
經墨西
臺都御
史儀平
此文雄
奇豪率
神骨俱
全

毅遠慮玄識之謂厚照知邪正之謂哲見道弗惑之
謂信七德咸著舉憲有若拾芥今此蒸黎誕實能敕
豪右鉅猾引姦附權恣張厥志魁狐碩鼠馮據城社
犖獨載茶耕績咸困行傭以具徭故盜竊猶興虜在
疆場帑藏單虛庶司府貨蔑志効官惟公攸統咸天
下之選出震山岳入踞龍虎然皆具載文質各荷節
志懷挾謨猷欲為國立不拔之基稱聞之震威不
足以舉法舉法不足以立政立政不足以成言成言
不足以毅行毅行不足以敦仁矧夫善以偏阻姦以

淫野先生文集

卷十三

四

懼橫利以忽杜敝以暗生禍以避長祥以怠逆謀以
寡儋惟公克樹厥表影茲羣芳粲若國初先建內
臺洪武庚午始定今官列聖相傳咸珍斯選故魯穆
恭於永樂王朝顧佐忠於宣德軒輓年當貞於正統
王茲毅於景泰天順王恕信於成化七君子者外撫
雄藩亦督內臺終雖或以他官咸由茲選故功存社
稷樹穀來裔苟或弗由於此階雖崇峻愈績愧嘉公
斯之擢誕惟爾初克慎爾終罔俾七公摠美有明
送何栢齋北上序

二制而
肺肝有忘
形影雖晚
慷慨之態
非知者
不能也而
未求寓
意無窮
大輝朝
蓬不露
閨秀

南少司空稻齋何公赴少司空任劉黃嚴鄒東部知
予曰昔吾輩在翰林公為前進然而其分則同僚也
今吾輩在南署公為亞卿然而其分則堂上也乃公
不以今分之尊而忘舊分之親談辯交際猶夫昔也
當贈公以不變曰古人下白屋賓幕僚公豈惟此不
變哉然吾數聞其言矣憂民之深愛

君之切猶昔之慷慨也數觀其行矣律身之嚴治心
之密猶昔之峻潔也數探其問學德量矣識見之正
致用之實猶昔之貞固宏遠也夫木變于冬鳥變于

鮮先生文集

卷十三

五

秋人變于長老位變于崇高豈惟其氣使之然哉今
有仕者于此也獨對則一人焉顯對則又一人焉對
少則一人焉對多則又一人焉對貧困賤弱則一人
焉對富貴權勢則又一人焉年方弱冠官始筮仕已
涵涵乎變矣况其長老崇高乎故曰變亦習使之也
則夫相齋公之不變其中固有所以定乎今斯
之行其知所不變乎夫長安陌路公共乘欵段寡煖
耳冒風雪之地也左掖史館公昔一布袍五七年之
處也順門之下公昔抗疏言天下事之階也今已十

餘年斯行也猶然見之况

聖天子勤學好問加志窮民欲觀時雍風動之化於
目前公斯之行尚可祇曰不變乎或曰化而裁之存
乎變變者因時之道也不變者守己之道也雖然非
有不變之道則亦無以為變變隨時而不以道則并
其己之不變者變矣于是二君子曰此可以告公行
也各賦詩于左

送白樓吳公考績序

白樓先生長洲吳公尚書三載矣將考其績於

涇野先生文集

卷十三

六

朝以當七十也欲引年以乞休凡我屬吏皆欲柙為
贈言焉夫公建事三朝出入西都今之元老大臣也
且柙之舉進士也公適同考會試習公之教于今二
十二年矣及柙之改官南署也公適為堂上習公之
政又三越年矣則固不能以無言夫公起家進士選
授編修進侍講祭酒太常卿少宗伯兼詹事執
制誥于東閣僉舉且入內閣乃又出為太宗伯未幾
又南來為大冢宰勲德蔽聞著於一時公固非常時
之名臣邪柙嘗謂大臣之道有三一曰讓二曰容三

只此數

言已盡
相良之
體不則
有官品
不容之
害為最

此公別
應其在

篇中名
實之白
眉也獨
老姬尚
何粉案

空野先生集

卷十三

七

曰公讓則不爭庶官乃和容則不忌辟賢乃登公
不比庶績可熙公殆兼有之乎昔宋神宗謂司馬君
實未須他論別行只辭樞密一節廷臣莫及夫今之
內閣東閣握天下之要公以資與望於內閣無疑也
三以讓而不居於東閣無疑也十乞休而不處乃今
尤欲有所辭焉則固加於人一等矣秦穆公不忘黃
髮之蹇叔也乃致斷斷無技休休有容之思至魯子
釋經專引之以明平天下之道公嘗歷犯眾怒屢嬰
群猜處之裕如粥粥乎若無能雖古之一箇臣者將
無亦庶幾乎且公進講 經筵眾推其諒也育才胄
監士飲其教也典知絲綸人欽其文也總裁 國史
筆秉其直也三考禮部一考京闈錄稱其得人也既
典南銓不動聲色縉紳欽服屬式其程也凡此皆人
臣之所難不公而能之乎夫同陟千仞之山當其前
者則進之當其後者則牽之遂皆至於其巔而我
知也大為萬斛之舟彼載寶者亦受焉此載管者亦
受焉率皆登乎其岸而人不知也公雖推以並此可
也雖然蹇叔老而穆公始知悔君實擯而神宗始悔

聖賢又豈若

聖上深知公之耆舊也以醇謹端諒學行者聞之言
褒於在北之日而 宮保殊寵加於南來之時乎况
聖上勵精化理以圖至治正地天交泰之時知公之
且考績也寧立以遲包荒之君子矣公固宜得
尚中行以對
恩私爾若公所常稱韓魏公保晚節之言此恐亦涉
於為已謀者柙竊為公不顧也

送林侍御之南京序

空野先生集

卷十三

八

正德四年間
朝廷數缺御史予同年進士揀補者數十人林君雲
從與焉未幾
朝廷又以御史多新進不老諳憲體不可遽令出風
表諸臣工也乃取南京御史之三四年者于
朝而以新御史補南缺林君雲從與焉將行雲從同
鄉之宦者及同年友謂雲從昔田望族父井菴君天
順甲申進士為御史主父登永樂甲辰進士曾主父
為兵部員外郎雲從又為御史簪纓赫奕可賀也予